

一首诗的 诞生



○早熟的枣子○诗与生命同步○从一束白菊开始○茂盛即美○一次奇遇及我的信天游○天堂悲歌○生命是值得用诗歌颂的○照亮满是生锈的殿堂○从形象到意象的结句

王燕生 谢建平 / 主编
YISHOU SHIDE DANSHE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首
詩
集

選
舉

卷之三

一首诗的诞生

王燕生 谢建平 /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瑞

一首诗的诞生
Yishoushi De Dansheng

王燕生 主编
谢建平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20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249-0/I · 1185 定价:11.00 元

目 录

寻访内在的体验

——序《一首诗的诞生》	林 莽	1
早熟的枣子	牛 汉	3
五十而知天命	雷 霆	7
写作点滴	郭路生	12
说说《陶罐》	李小雨	15
诗与生命同步	林 莽	22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怎么写出来的	梁小斌	28
关于《母亲时代的洪水》	西 川	34
谈谈我的《罗家生》	于 坚	42
毁灭,心灵的摇滚乐	张 烨	50
从一束白菊开始	李 琦	54
茂盛即美	梅绍静	59
谈谈《雄牛》	张洪波	67
一首诗,和它的题外话	邹静之	71
一次奇遇及我的信天游	周所同	77
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	杨 克	85
《九城记》中的艳遇	虹 影	90
南京、钱谦益和一首诗歌的完成	小 海	95
《村庄的意义》的意义	伊 甸	100
写作是一门手艺	西 渡	105
谈谈《下午》	杨 然	112
天堂悲歌	曹宇翔	118
南方魔方	洪 灼	125

生命是值得用诗歌颂的	尹淑梅	131
关于时间的哀歌	蓝 蓝	137
照亮满是尘埃的殿堂	李晓梅	140
从形象到意象的结构	高 星	145
灵魂的旅程	伊 蕾	149
《我是雪》的“翻译”过程	严 力	153
从《听蝉》到《岁末十四行》	大 仙	156
基督说：你可以是个异教徒	林 木	162
劳动里的劳动	白连春	169
漫谈《乌镇遗事》的创作	邹汉明	172
关于一首诗的写作	李 浩	179
后记		182

寻访内在的体验

——序《一首诗的诞生》

九十年代初，我在诗刊三编室帮助工作，燕生老师是我的“顶头上司”，当然也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棋友兼教练”，我们平时都喊他“教头”。在棋坪的黑白与方寸之间，这种称谓有些江湖意味，在围棋战事的后边，似乎便是绿林好汉行侠仗义了。当然，我们活得还没有那样潇洒，我们的棋艺也都不高，只是在烦琐的编辑工作之余找一点乐趣而已。说到底燕生先生还是位诗人，那种性情在为人与为文中都明显地体现着。我喜欢他灵动的行文，也喜欢他下棋不计输赢，只关注过程的那种愉悦的心态。我想诗人不光是在文字上有创作力的人，在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在共同的工作中我向燕生老师学会了许多东西。就是在那时，他提出在诗刊青年版《青年诗人》（当时还叫《未名诗人》）上开设一个栏目叫“孕珠之蚌”，它面向诗人的佳作，希望大家写一写某一首诗的孕育过程和美学追求。以便为后来者们提供借鉴与学习的范本。

时间转眼过了近十年，这个栏目一直颇受读者的热爱。因此，它也一年又一年地在开办着。日积月累，现在已有许多篇章，其中有许多是很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我想把它们汇集成册，会是一本好书。当然，也是对这个栏目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诗人，面对世间的一切，我们又发出了不同的回响。诗人找到并用艺术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共同经验中

的情感与认知,他使那些发现得以永存。他把它们与自己的生命以文字的形式融为一体,那些优秀的诗歌伴随着我们走过一定的人生历程。它们和我们的生命有时是同步的。从这本书的许多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们在那些闪光的瞬间或人类文明的积淀中所焕发出来的永恒之情。一首好诗会远远超过它的文字本身,它会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里不断地发出光来,诗歌是不朽的。

这本书中我们共收入了三十余位作者的文章和诗作,它们反映了我们时代诗歌的一定形态,它们不光会对习诗者有所启发,对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者同样具有资料的价值。

艺术是一种体验,我相信,我们的这本书一定会在它的读者心中激起创作性的思考与欲望,我想这也就够了。因为,这也就是燕生老师创办那个栏目和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了。

林 莽

1999年10月

早熟的枣子

牛 汉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首小诗《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有一段题记：“童年时，我家的枣树上，总有几颗枣子红得特别早，祖母说：‘那是虫咬了心的。’果然，它们很快就枯凋。”

经过几十年心灵艰难的反刍和人生的造化，这点如萤火般闪光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竟然幻变成为一个诗的意象。祖母生前当然意想不到，就连我也说不大明白，这颗痛心的红枣怎么变成了我命运的图腾？有许多年，我确实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被虫子咬了心的枣子，因而我也把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在短暂的时间内英勇而悲壮地耗完，为了能获得一个灿烂的结束。

童年时，入夏以后，总眼巴巴地望着满树青青的枣子赶快能成熟起来，想寻觅几颗先红的枣子尝鲜。说来也怪，每棵枣树，总有些先红的枣子，而且红得特别透；幼小的枣子呈草青颜色，渐渐地发白，渐渐地大起来，这时摘一颗吃，枣肉像木质一般，苦涩得钻心。后来在枣子的顶端，枣把的周围，出现了一小圈儿红，仿佛是由仙人妙手画上去的，这一小圈儿红，一天天地扩大，远远望去，每颗枣子都在微微地笑，枣子一定都做着美梦。枣子的红圈儿大了，汁液多了，但酸得很，还不好吃。母亲制作醉枣，专门摘这种红圈大了的枣子。枣子从小到大，从草青和苦涩到发白变酸，从酸到酸甜，最后达到纯甜，这与人的生命的不断地成长和变化是多么相似啊！用酒醉枣显然是起催化作用。醉好的枣

子比自然成熟的红枣还要大，它泡泡的，但醉红的大枣看上去总觉得有点异样，因为它毕竟不是正常的真正的成熟。深秋季节，从树上打下来的红枣，那么有弹性，又红又亮，落地时，一个个都是活蹦乱跳。醉枣时，枣子被封在瓷坛里闷好多天，枣子当然是非常痛苦。然而，我们却又喜欢吃醉枣，它比自然成熟的红枣的味道还要醇美。

童年时，天天巴望着枝叶葱葱的枣树。虫子咬了心的那几颗先红的枣子，总是挂在高高的树梢上，它们最多不过三五颗，通常就只一颗。但只要被我发现，我一定能想法子弄下来。我小心地攀到树的高枝上，如果手够不到，就用手摇那一根细细的枝子。虫咬了心的红枣，一般很容易就可摇下来。它们的生命实际上已受到严重的摧残，风也能把它们吹落下来。但我不吃风吹下来的红枣，它们又瘪又皱，只剩下一张薄薄的发苦的皮儿，没有多少肉。枣子刚刚被虫咬心，一两天之内弄下来，枣子的肉还没有被虫子掏空。虫子先噬咬靠枣核儿的那一小块，因此，枣肉大部分还在。这种先红的枣子吃起来还挺解馋，特别甜，比正常成熟的红枣还要甜。但必须小心地吃，先把枣子用嘴咬成两半，把那条万恶的又肥又白的虫子去掉，我总要用脚噗嗤一下踏烂它，再把靠核儿的一层褐色的虫屎清除干净，这才可以闭起眼睛尽兴地吃它，一点一点地享受。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八十年代初，我怎么突然地写了那首《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的小诗。六七十年代，我常做许多恶梦，几次梦到虫子一口口地咬我的心，直到把我咬醒了。但是，我怎么突然地记起了祖母的那句话，真说不清了。祖母的那句话，使我想到枣子的痛苦，而且晓得枣子为什么一夜之间变红的那种悲伤。

〔附诗〕

早熟的枣子

人们
老远老远
一眼就望见了我

满树的枣子
一色青青
只有我一颗通红
红得刺眼
红得伤心

一条小虫
钻进我的胸腔
一口一口
噬咬着我的心灵
我很快就要死去
在枯凋之前
一夜之间由青变红
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

不要赞美我……

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

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
凝结的一滴
受伤的血

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
很红很红
但我多么羡慕绿色青青

五十而知天命

——谈拙作组诗《五十岁及其它》

雷 霆

孔老夫子真不愧为圣人，说话句句说到点子上。他有句名言记录在《论语》的《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我深有所感。人生在世，大体上每隔十年便有一次人生体验的飞跃，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这，我信。

诗有多种功能，最根本的是记录人生体验。每次人生体验的深化，都明显地冲击我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四十岁以后。四十岁前后，在半年内我写了一组感慨人生的诗，总的主题似乎可以说是“紧迫感”，组诗题为《中年赋》。进入五十岁的领域，我也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写了一组人生感慨的诗，题为《五十岁及其它》，主题可以概括为“自信”，其中最主要的八首，分别发表在《诗刊》和《人民日报》上。

《五十岁及其它》在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我并没有意识到“自信”这一主题，在发表之后我才渐渐清醒地归纳出来。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间，心中潜在的那种人生体验使我有许多想法，觉得应该而且能够写成诗，有时甚至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创作欲。这些诗的题材十分零散，既非集中于一类事物，也不凝聚于一类情绪，可是它们之间又相互牵扯着、关联着。最初，我是意识到这些素材在这时形成作品，是与我年过半百有关的。而“自信”这一主题，则还只是一种潜在的意识。自信，这个特点对

对我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个性的组成部分。从少年时代起，这一特点被许多人视为“自傲”或者“自负”。我自己也就常常觉得需抑制，只是收效甚微。直到活了大半辈子，才觉得人还是应当有点自信的。我想，有这点认识，自然是与年龄有关，和人生阅历有关，同时，也与社会、时代有关。我经历了战争年代、运动和被运动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和相对进步了的年代。这时，我正从中年向老年转化，同时也由初醒向成熟转化。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已经对“自信”和“自负”、“个人”和“个人主义”具有区分的能力了。

人固然不能避免被社会潮流冲击，但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能不辨是非地随波逐流，而应当以社会和时代前进的总趋向、大潮流为准，顶住或避开一时的逆流。逆流来时，人的自信尤为重要。反过来讲，顺乎潮流也需要自信，也要清楚自己的识别能力和行为能力。不然就会活得十分可怜。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反过来影响、指导着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成为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是由自己的人生体验沉淀出来的，不是被外力灌输的，因而它就更稳定、更牢固。当然，观念和规范本身不是诗，也不能转化为诗，但亲身体验却不仅仅是观念，它是许许多多非常真实的情感凝成的，因而必然包含着许多诗意。譬如，在《五十岁及其它》里有一首诗，名为《无可抱怨》，五行诗，表面上看只写了观念，但它却是情感的高度凝聚。

今生无可抱怨！/诗到妙处，/曾莅临仙境；/爱到
真时，/已得到永生。

第一行是总概括，是结论，第二、三行是事业，第四、五行是爱情。一生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两件事。凡真正写诗的人，都体验到诗的难写，一个人能用毕生精力写出一首好诗，甚至一行好

诗，也就该满足了。当写出一首自己能满意的诗，真是莫大的快感。道家说人能成仙，其实是指人可以到达某种境界，彼时，人便可以不受尘世所累。前些年与诗人安谧曾谈到过这种想法，他是有亲身之感的。这首诗写出后，安谧又指出，我的原诗第三行、第五行各有一个“我”字，应删。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一则这两个字原属多余，二则这样一改，更明确它并非一己之见，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爱情也是如此，成熟的爱情与初恋不同。被爱固然幸福，真心地爱自己之所爱，意识到世间有一个人值得自己无私地去爱，应是更大的幸福。诗中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然而其底蕴却是深远的景和浓郁的情。

其它几首写法各不相同，有的写景，有的状物，有的叙事，有的抒情。但它们又不只是它们，而是我的人生体验。盘错在岩石上的青檀树的气根，像流水，却更像人生的艰难。三峡岩壁像刀斧之痕，却更像人的铮铮铁骨。如果缺乏人生体验，这些诗即使写出来，也是缺乏深度的。我之所以写出《五十岁及其它》这组诗，最重要的便是有了一定高度的人生体验。

〔附诗〕

五 十 岁

如今我是一条河的下游，
无论是高原上的潺潺细流，
还是惊天动地的瀑布，
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
既不需要同情怜悯，
也不需要喝彩欢呼。
我只是流淌着，
向着人类智慧的大海，
平缓而信心十足。
五十岁，一条河的下游，
不是按照指定的河床游动，
而应该说，
它流过的地方叫作河床。

1988年6月7日

不 必

人生最劳累的，
莫过于察颜观色，
背负无风而至的闲言碎语。
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
不必活得如此劳累。

近年来，
我欣赏两句谚语：
中国人说，
不要听蝼蛄叫唤；
外国人说，
狗咬狗的，
商队走商队的。

1988年6月7日

平 凡 岁 月

非凡的日子，
可遇而不可求，
并不是每天都值得大书特书。
非凡的日子写到历史书里了，
虽然书里没有记下我的姓名。
平凡的岁月只有自己记得，
平凡得如家乡饭菜，
却令人久久回味，
如诗。

1987年5月——1988年5月29日